

邻沙的村庄

□ 李金莲

你可曾到过这样的村庄：处在沙漠边缘，举目远眺，沙丘连绵起伏，如汹涌的波涛。在民勤绿洲，绿野和沙原犬牙交错，这样的村庄不胜枚举。房屋一院挨着一院，在风沙线上一字排开。

村庄和荒野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那些出没于荒野的精灵时不时在村庄里闪面。晴朗的日子，鹰隼在空中盘旋，不知道是在闲逛，还是在寻觅捕猎目标。无论如何，场院里溜达的鸡们都惊慌不已。

沙丘跟田地相接处植有梭梭、红柳。沙蓬，沙蒿，骆驼刺，芨芨草……在梭梭、红柳的间隙里安家落户，它们是村庄的屏障。在它们经年累月的努力下，沙子表面形成了一层土壳，固沙作用良好。人们说“寸草遮丈风”，可不是不着边际的夸张。行走“林”间，总能邂逅野兔，若是上灯时分，则会遇见外出觅食的刺猬——那家伙昼伏夜出，很是机警。

但有空闲，孩童们结伴去沙地上玩。沙地上没有攻击性的动物，人们倒也放心。孩童们脱去鞋袜，赤脚在平滑的沙面上行走，沙粒儿俏皮地挠着脚心，感觉很舒服。他们坐在沙坡顶端往下滑，把身体埋在沙子里，用潮湿的沙子堆垒城堡——在沙堆上长大的孩子自然了解沙子的脾性，熟练驾驭沙子的方法。沙地上生活着被称为“蛇鼠子”的蜥蜴，行动灵敏，擅长蛇形走位。跟人拉开一段距离，“蛇鼠子”便驻足翘首观望。那姿态，很容易让人解读为挑衅，觉得有些窝火，继而穷追不舍。

田间道路多用风夹石铺就，中间略高于两边。这样的路渗水性好，雨小一些，雨水旋即渗入地下，路面不泥泞。雨倘若很大，雨水即便来不及下渗，也会沿着坡面流入两侧的庄稼地、树沟，不至于汪在路中间，给通行带来什么不便。雨后，慢行在润湿的砂石路上，呼吸着清新空气，耳边声声鸟鸣应和着鞋底与路面接触所发出的轻微声响，心情舒畅。

邻沙村庄夏日的天空最是爽净，没有一丝云翳，尤其夜晚，群星闪耀，适宜在空旷处观星。村庄上，树木葱茏。炎阳当空，暑气横行，树荫下，人们纳凉、下棋、聊天。昼夜温差还是很大的。清晨，凉风缕缕，冷飕飕的，草上有露水，穿着时令的衣裳，总要加件外套。在田里劳作，太阳升高，穿件单衫也汗涔涔的，外套自然成了累赘，随手丢在地头，回去时动辄忘了携带。

风是这方天地的土著。它们总是不期而至，无所顾忌地从没有什么遮挡的沙原上掠过。风起时，松散的沙粒儿腾挪闪转。在风的怂恿下，空水桶、铁皮门发出尖利的声响。细小的沙粒前赴后继地扑打着面庞，隐隐生痛。临沙而居的人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若有紧要的事儿，便用方巾之类遮掩口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偶尔下点雨，不大，雨滴不是很清澈，甚至略显浑浊，那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纤尘的杰作。雨后的空气最是清新。云舒雨歇，人们急切地跑到户外，享受这短暂的美好。

家里来了布偶猫

□ 朱 辉

妻子说准备领养一只布偶猫，我不太赞成。家里已经有三只猫，空间太小，布偶是大型猫，来了会觉得憋屈。然而两天后，妻子还是带着它回来了。

妻子说在她管理的物业群里，某业主发的领养信息已经挂了两星期，一直无人回应。她也知道相比土猫，布偶猫容易患一些遗传病，将来可能费钱费力，担心这么好看的猫最终被遗弃，所以顾不得太多，领回来再说。

这只布偶猫叫“小叶”，雌的，两岁。它的前主人爱猫，买了一对，视若珍宝。然而前主人结婚后，新婚妻子有洁癖，很讨厌小动物。这对布偶猫先是失去了行动自由，被关进了笼子，接着又被下逐客令。前主人一直拖着，后来迫不得已，先将公猫送人。最近妻子怀孕，他不得不将母猫也送走。

根据“小叶”前主人的描述，将公猫送走之后，“小叶”就有些抑郁了。每天短暂“放风”之时，都会跑到房门口挠门，想出去……小叶骨架很大，抱起来却很轻，身上皮包骨，可

房前屋后有树，白杨、榆树最是平常，沙枣树也能看到。春风拂过，胚芽们按捺不住，探出头来。然而，天气突变，尘飞土扬，娇嫩的芽尖被虐打得楚楚可怜。与生长在别处的同类相比，即便在盛夏，它们也没有多么葱翠，但其生命力的确顽强。

有道是“黄风怕日落”，但也常有例外——它仿佛跟什么较上劲儿了，不紧不慢地吼一宿。一场劲风过后，院子里覆了厚厚一层沙土。猫猫狗狗走过，留下淡淡的脚印，如构思别致的画幅。

黄沙一年年落下来，没有埋没村庄，反而夯实了它的根基。绵细的沙子并非一无是处，可以用来种菜，可以与黏土掺和用以垫衬圈舍……院门前若有堆沙子，孩童们能在那里趴着玩一整天。大人们眼瞅着，不禁玩心大起，以陪伴为名，将自己幼年的美好时光也实体化回味一番。

三四月间，突如其来的大风卷携沙粒儿，将刚出的苗打得遍体鳞伤，即便它们最终能缓过劲儿，透出新叶，但势必影响收成。经冬，临近沙地的水渠会被沙子淤塞，春灌前势必组织人手清理疏通。迫于形势，人们在地头插风墙，以阻挡风沙。年复一年，便演化成一种传统。插风墙通常用的是去年的向日葵秆儿，稠密地排列，像一道墙。附近若有沙丘，势必要通过压麦草方格来进行“源头治理”。水渠边栽树，既可以挡风防沙，又可以营造房屋蓄积墒稼。

村里的土地虽算不得肥厚，却也不贫瘠，只要灌溉跟得上，种啥长啥。水是邻沙村庄的底气。绿意葱茏从来都是水挥霍泼墨般渲染的结果。在这里，治沙与节水是孪生兄弟，不可偏颇。邻沙而居的人们最是清楚，他们用洗脸漱口的水泼洒庭院、浇灌树木，用洗锅抹灶的水饲养鸡羊——他们尽力所能，将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将水的利用效率最大化。

在民勤绿洲，人们会怀着接迎老友的心情对待一场雪，在雪落慢下行凝视，在雪地里奔跑跳跃。云开雪霁，他们清扫院落里的积雪，虽戴着厚实的手套，仍有麻木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从指尖扩散。尽管如此，他们不惜耗时费力，用手推车之类将其搬运堆垒到树沟里——这是对水的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敬仰和坚持。

对于民勤绿洲压沙造林的举措，有人这样归纳：风，是用胸膛挡住的；沙，是用脚印盖住的；树坑，是用指甲抠开的；树木，是用汗水浇活的。诚然！农闲时节，他们或顶着烈日，或冒着寒风，用麦草方格一寸一寸驯化桀骜的沙地，一点一点描绘心中的图景。他们珍视自己辛勤培育的每一株草、每一棵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明白草和树对村庄、对未来的意义。

邻沙的村庄跟生活其间的人都有着坚忍坚韧的品格，他们像梭梭一样傲视风沙，积极生活。这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邻沙的村庄是大地上不折不扣的风景。

见生活并不幸福。

猫都有领地意识，这使得新成员来到陌生家庭，会遭到原住猫的排斥。我们家非常特殊，十几年来先后短暂居住过的流浪猫多达四五十只，从未发生过打斗事件。有时新居民到来，会让原住民情绪低落。一般几天后就好了，大家能和谐地一起进食、一起玩耍。

“小叶”来了之后，狮子猫“虎子”情绪紧张，多次与它对峙。两只猫“对骂”了几回之后，某次小叶忽然打了虎子一巴掌。重达15斤的虎子懵了，但并没有反击，只是悻悻地走开了。

到了晚上，家里3只原住猫都上了床，见缝插针睡在我们四周。我将“小叶”抱上床，它弹簧般跳下去，几次三番。估计以前跳床，遭到过惩罚，形成了条件反射。

到了第4天，“小叶”自己跳上床了，它与3只原住猫都达成了和解，开始互相嬉戏，短短两星期，小叶体重明显增加了，心宽体胖在动物身上体现得最直观。

农耕器物

□ 祁文斌

每到用水车的关口，二三十人簇拥一起合力抬着一架长长的水车，如同擎举一条农耕生活的祥龙，充满热烈、庄严、隆重的气氛！水车车出的水润泽干渴的田地，包含着亘古不移的期冀，源源不竭，醇厚绵长。

风簸

风簸隆隆作响地转动，饱满的谷粒或麦粒从其腹腔斜口纷纷流泻，而瘪粒、草屑等杂质从其另一个斜口飘散而出……在年少时很长一段时光里，我常常惊诧于这种古老“分离机”的神奇！打谷场上碾出的谷子或麦子，鱼目混珠，七零八落，俯拾皆是。晾晒几日后，乡亲们分工协作，把谷子或麦子铲入风簸脊背处的敞口，囤积其腹部。风簸的腹部即为风箱，谷子或麦子借助风箱内扇叶的快速转动而产生气流，将瘪粒、草屑等杂质吹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风簸设计巧妙，其腹腔下有一前一后两个位置不同的出口。两个出口流出的谷粒或麦粒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后一个出口流出的谷粒或麦粒饱满、稔实，用作口粮；前一个出口流出的次之，作为禽畜饲料。风簸的“引擎”是人力，也就是靠人用手摇动风簸的摇把，使风簸风箱中的扇叶转动起来……操作风簸者立于风簸的一侧，不停地转动摇把，往往满身灰尘。

风簸整体上是木制的。我清晰的记得，但凡这种古朴的器械响起来，故乡的打谷场上一片喧哗，充满粮食的热烈、忙碌的汗水、日子里的嬉笑怒骂。

斗笠和蓑衣

斗笠是一种以前农村特有的雨具，竹篾编制，在竹



父亲的小树

□ 茉 白

十岁那年，父亲因为要出差几个月，便把一棵树苗带回家照看。树苗两指来粗、半米来高，光秃秃地杵在一个盛满黑土的青花大瓷盆中央，看上去楚楚可怜。我问父亲，“这是什么树？”父亲却神秘一笑，“到时你就知道了”。

我像收到一个“盲盒”，急切地想拆开来看看个究竟。于是主动揽下给树苗松土、浇水的活儿，每天打量小树苗，寻找它发芽长叶的蛛丝马迹。然而，漫长的十多天过去了，小树苗依然没有丝毫变化。我渐渐地心灰意冷，兴趣全无，不再理会它。

二十多天过去，金灿灿的阳光泻进窗里，把树苗的影子投在墙上，偶然地一瞥，那单调的树影竟凭空添了几缕婆娑。仔细察看，树苗根部不知何时抽出了三颗嫩红的新芽！细细蜷曲的红芽叶毛头毛脑地伸展着，像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鸟伸出嫩红的爪趾。没过几天，蜷曲的叶子舒开了一片片多角的小巴掌，边缘的锯齿状宛如顶顶鲜红傲娇的鸡冠。原来它是一棵枫树！这簇新的红色，如缓缓流淌的血液，给我小小的心灵注入了不小的惊喜与震撼。我懵懂地感到，美好的事物是值得耐心等待的。

六月，父亲出差回来时，小枫树已长势喜人，叶片的红色逐渐变浅，有的叶子已变成浅碧。我一直担心父亲会把它带回单位去，但父亲绝口不提此事。随着小枫树越长越高，换了几次盆后，父亲和我不得不把它移植到家附近的小山坡上。而那里几乎成了我整个青春期的秘密乐园。

夕阳斜斜地织起金线时，我喜欢坐在枫树下看书，有时为枫叶画一幅素描，有时采几片叶子制成带香味的枫叶书签。有心事时，我会跑到小山坡跟枫树倾诉，看它的叶子在风中摆动，像一个忠实的听众微微颌首，又像一位老朋友轻轻安抚，接纳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青春期的孩子最是敏感自尊，每当挨了父亲批评，我总是几天都不肯跟他说话。父亲也不恼，只淡淡地说，“我纠你的错，是怕小树儿长歪了”。听到这话，我反而有点心疼父亲。在我因中考失利而一蹶不振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出人意料地没有责怪我一句。倒是我从书里翻出来一张字体遒劲的纸条：“你当像树，深植你的根”。我想起我那棵已蔚然挺拔的枫树，这些年，它的根扎得又稳又深，叶子也愈发茂盛。因为它从未放弃过努力生长。

长大后，回老家的时间少了，总是错过枫叶最美的季节。父亲知我牵挂枫树，便在每年深秋枫树最红时，去山上捡红叶，收集到的枫叶被他小心翼翼地夹在一本书里，连同书一起寄给我。我拿着红彤彤的枫叶仔细端详，仿佛回到家乡，踏着窸窸窣窣的落叶小径，看片片红叶随着潺湲的溪水一路漂流，水底尽是层层叠叠缤纷的积叶。千里寄枫叶，慰藉的是一颗漂泊异乡的心。

父亲去世时，我没能在他身边听他留下遗言。但当我站在树下，枫叶沙沙响着，仿佛再说：“今后无论经历多大的风雨，你都要像树一样永远保持向上的姿态，也要如枫叶般，对生活始终保有纯粹的热忱。”

我又何尝不是父亲眼中的一棵“小树”呢？他一直在等我出落成一树芳华。

和

人说，父亲是老实巴交的人
我以为，父亲和颜悦色，是一种慈

我从他沧桑满是皱纹的脸上
读到一种千年的文化，华夏的文化

他是炎黄子孙，千耕万作
给予他古铜的脸，和浅黄的肤

那肤色渐出和平，和气和和睦的光
散发着，家和国的光与传承

我传承他的肤色和品性，在我脸上
依旧还是，那份华夏族的和颜悦色
依旧还是，和文化下的光明（戴良支）

看云

小时候
喜欢看星星，看月亮
还有小鸡、小鸭、小狗、小猫
那是我最忠实的伙伴

成家立业后
喜欢看云
对着一朵云发呆，长久地
直到有人把我叫醒

老了
看一朵云
最喜欢欣赏云背后的故事
作为一名无所事事的观众
我不再忐忑起伏，杞人忧天（李明聪）

立夏过后

立夏过后，麦子说黄
就黄了。布谷鸟在欢烟的
尽头叫个不停

是的，我喜欢过
平常的日子。虽然诗歌
和远方，偶尔也在我心中
泛起小浪花。但我还是
更喜欢忙碌、喜欢柴米油盐
喜欢酱醋茶

闲时，隔二两陈年老酒
不经意地回忆回忆往事
想想当下和未来

五月过后，我会在梅雨中
等待七月的骄阳，把我
体内的顽疾消除（李庆高）

蝴蝶

忘记了来世的佳话
却在今生破茧成蝶
世界那么小
拍拍翅膀就能穿越万水千山

五彩斑斓的舞姿
凝聚了多少辛酸与磨练
蝴蝶在记忆中翩飞
呼之欲出……（张芳学）

徜徉在结满青梅的渡口

那一同捡拾的柔软和粗砺
在瘦削的指尖盈满暗香
那一路蜿蜒的明眸和遗憾
在清寂的眉间艳如胭脂
炙热的记忆，徜徉在结满青梅的渡口
一次低眉的浅笑，一个回眸的温柔
在尘埃上往复，千年又千年（李 红）

灰棕鸟飞走的湖边

灰棕鸟一边觅食一边散步
鸣声低微而单调。灰棕鸟是一群
除了湖边，再没有别的地方能
盛得下这么多的灰棕鸟
草茎根部鲜嫩
招一下会有白浆渗出
灰棕鸟的喙囊壁为肌肉质
内贮的粗糙枝叶，能研磨成易消化的粉末
我一直守着湖水。与灰棕鸟
为邻。窄窄的小路往山脚走去
那里是灌木、土丘、柳林
筒朴的农舍袅袅炊烟
背阴处的残雪化了，水流入湖里
我一直守着湖水。从不惊动
灰棕鸟一只受惊起飞，其余纷纷
响应，整群飞走（张凡修）

夏之诗吟·雷雨多

如此的阴晴不定，多像是这个季节那捉摸不透的脾气。

雷雨，在这个季节里，是一枚动词，鸣雷开道，大雨倾盆，都是司空见惯的场景，狂风骤雨，也成为这个时节里，我们那最刻骨铭心的意象。

慷慨的雨水，滋养着人间万物和五谷杂粮，春天的萌芽，和夏日的疯长，总是秋收大戏的前奏，雷雨过后的田野上，我们总是能清晰地听见那庄稼拼命吮吸雨水乳汁儿的声音，多像是当年的刚出襁褓的我们……

就在我正书写这些长长短短文字的时候，一声轰隆隆的雷声，正向我们袭来，似乎，它们欲在这天地之间炸开一个口子，就将这倾盆的大雨给一股脑儿地倒下来……

雷雨多，在这个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季节里，那再再再大的雷雨啊，也丝毫不会打湿我们的心情……（路志宽）